



# 迎接朝霞

“处女地”作品选

# 迎 接 朝 霞

“处女地”作品选

“处女地”文学月刊社編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 沈阳

## 目 录

- 杏花开种棉花·····馬 加 ( 1 )
- 打鈴的人·····張志民 ( 21 )
- 深 夜·····李云德 ( 31 )
- 王本巧·····谷 峪 ( 42 )
- 迎接朝霞·····崔 璇 ( 51 )
- 哈拉哈河岸·····李未芒 ( 75 )
- 紅河之子·····吳源植 ( 101 )
- 嫂 嫂·····汇 泉 ( 113 )

## 杏花开种棉花

馬 加

杏花开，正是种棉花的时候。

刚过谷雨，落了一阵纷纷的细雨，天气虽然还有些寒冷，那拖拉机队东墙外的杏花却不知不觉地开放了，一簇一簇的，一嘟一嘟的，稠得象白雪球。柳枝条放出了绿皎皎的嫩叶，叶子又尖又细，比小姑娘的眉毛还窄，显得不大舒展。枯黄的野蒿退去了皮，生出了嫩嫩的幼芽，躲在荒草棵子里，仿佛怕人看见似的，不敢露面。到了春天，土地稀溜，风也柔软，一切生物都要从土里钻出来，见见太阳。

一清早，驾驶员周强把克斯零七机车从何屯调回来，停在拖拉机队的院子里，进行保养。院子里的地皮有些潮湿，压着横七竖八的拖拉机铁轨的齿印，一节一节的，仿佛叫狗啃了一样。从东墙到西墙，净是摆着他所熟悉的一些农具：五铧犁、四行棉花播种机、镇压器、圆盘耙，再有，就是这台刚调回来的拖拉机了。他望望远处的柳树林子，带着娇绿，仿佛和机车的颜色一样，他看够了这种颜色，觉得并不稀奇。

周强自从由朝鲜复员回来，离开了志愿军的汽车团，住几个月拖拉机训练班，来到了拖拉机队，就没有和机车离开过。不是

开機車，就是保养機車，車不離手，手不離車，他一瞅見那草綠色的機車，就覺得膩了。一个班次，要在機車上进行十小时作业，累的筋疲力尽。白天，遍地灰尘呛着嗓子，黑夜，照明灯光刺着眼睛，再加上熏人的柴油气味，弄得昏头昏脑。他常常睡不好觉，吃不飽飯，有闲空，还要进行機車保养：检查水箱、修齒輪、洗滾珠、添柴油。柴油最能脏衣裳，他从軍隊穿回来的那套棉軍衣，叫柴油抹的黃一块，黑一块，大大小小，活象梅花鹿的斑点。有几处給硫酸燒成窟窿眼子，露出了棉花，不用說，誰看見他这样子，一定男人嫌，女人也討厭。

周强觉得不安心的就在这些地方：工作累，活計多，任务重，時間紧，以上这些困难，倒可以克服过去，就是身上的油腥味受不了，离八丈远熏着人，不用說，女人是不会找这样对象的。

正当周强和农具手小刘保养機車的时候，一个女社員在办公室里和拖拉机队长吵起嘴来，那个女社員的嗓子很响亮，隔着窗戶，可以听到那干脆的質問声。

“队长，你們的拖拉机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刘提了一桶柴油，递給了周强；周强爬上了機車的操纵台，打开油箱口，安上胶皮管子，嘩嘩地往里倒油。剛倒了一半，周强听见那个女社員吵的那么凶，皺皺眉毛，虽然不曉得发生什么事情，却不能不替他們的队长担心。

那个女社員性子急，口也快，不等別人接嘴，又吵嚷起来了：

“按节气，杏花开，种棉花，可耽误不得。”

队长不服气，干脆顶了一句：“谁耽误你们了！”

女社员不高兴地重复了一句“不耽误”。

“你说！”

“我说什么，我们社员五点钟就下了地，搬去了颗粒肥料和棉花籽。我们的棉花籽都是精心选出来的，一色褐黑籽，用赛力散拌种，加上小灰，花了钱，费了工，就等着拖拉机给我们去种地。我们一直等到现在，太阳老高了，你们的拖拉机还躺在院子里睡觉呢！”

队长觉得对方不了解真情实况，给她解释说：

“你可猜错了，我们的机车和人没有睡觉。夜里给何屯种棉花，播种七个标准垧，才把它调回来，半路上电瓶没电，打不着火，费了半夜事，才开到了队部。”

“那么，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，机车正在保养。”

女社员仿佛不相信机车需要保养，就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小刘正在擦机器，听见女社员那个动静，自然地转过脸去，调皮地对着周强挤挤三角眼睛，悄声说：

“你听，她对咱们保养机车有意见了。”

周强一扭鼻子，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声：“机车不保养，你问她要不要吃饭？”

“连牲口还要吃草呢！”

“好象机器不添油，就能把地种上。”

周强說話的工夫，給机車添好了油，下了操縱台，把油桶往地上一頓，油星濺了一棉褲腿，一块块黑油星，擦也擦不掉，他不由地生起气来。

“可倒霉透了！”

办公室的窗子糊一层厚紙，被阳光照得褪了色，显得发褐，不透一絲光亮。队长和女社員待在屋里，并不知道周强的棉褲濺上油点子，吵嘴还是吵嘴。

“你們的拖拉机要躺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保养嘛！”

“成了老太爷了！”

队长觉得对这个女社員无可奈何，只好轻松地开了一句玩笑：

“老太爷保养的时候，也沒有喝这么多的油。”

“就算保养吧，要保养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按照操作規程，需要一点鐘。”

“你又叫我們耽誤一点鐘。”

.....

过了一会，办公室里鴉雀无声，不知道两个人是悶气呢？还是談通了？反正不再吵嘴了。凉风吹拂着，飄过柳梢，搖着办公室房檐下的枯黃艾蒿叶子，微微地搖动着。

周强站在房檐底下，把臉轉向办公室的黃褐色的窗子，心里

有些激动，沒地方出气，却把帽沿上的毛边风鏡扯下来。他希望队长能够再开腔，痛痛快快頂那个女社員两句，反駁反駁她，心里也舒服。他觉得有些社員，尤其是女社員，根本不了解机車的性能，更不了解机車的操作規程，不动脑筋，主觀地乱說一頓。除了使人討厭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

一会，那个女社員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她穿着一件藍小袄，上面套着一件綠毛衣，底下穿着不肥不瘦的印花褲子，走起路来，显得利利洒洒。她为了遮擋灰尘，头上包了一条白手巾，前边蒙着半边鬢角，后边露出两条油黑黑的辮子。臉蛋白白的，象銀色的盘子，弯弯的眉毛，衬着露水珠一样滴溜溜的眼睛，有神地閃着光。不管你对她有沒有心思，只要她从眼前过一下，你就忍不住要看上两眼。

周强看見她走过来，身子慌張地往旁一躲，不知不觉地眼睛一斜，手里的鉗子掉下来，几乎砸到脚上。他觉得受了什么强烈的东西襲击，連連地打起噴嚏来。那晃眼的綠毛衣和印花褲子从机車旁閃过去，脚步踏过院子的碎石片，他的心里才琢磨起来：“这姑娘的嘴象把刀子，长的倒怪漂亮的。”

这工夫，小刘正从机車上跳下来，站在鍊軌的旁边，准备把油桶送到倉庫里去，正好和那个女社員碰了个对头，两个人都熟悉，就說起話来。

“李秀英，你找我們的队长来了？”

她不冷不热地盯了小刘一眼，想起方才和队长吵嘴，臉上閃



着一种激动的神情，說話口气很硬。

“我找队长来了，怎的？”

“誰說怎的了。”

小刘和李秀英是在一个村子长大的，平常就熟，說話也沒深沒淺，对与不对，也不在乎。因为不在乎，小刘就对李秀英調皮地笑一笑。

“我問你，我們队长是怎么說的？”

李秀英聳聳肩膀，做了一个执拗的动作。

“怎么說的，还不是等你們把拖拉机摆弄够。”

小刘搶嘴說：“我們添油啦。”

“一添油就是半天！”

“还擦机器啦。”

“还干了什么？”

“洗滾珠，修齒輪……”

李秀英听膩了，不等小刘說完，急着插嘴：

“得了，得了，反正我不懂得。”

“誰还唬你不成？”

李秀英看見小刘站在拖拉机旁边，正正經經地繃着臉，裂着嘴，三角眼睛盯着袄袖子上涂的油，象对誰起誓发愿似的。她覺得他好笑，不由地格的一声笑了。小刘方才鬧的不大舒服，把袄袖上的油点子一翻，想給李秀英看看，不知怎的也笑了。

“你看看，誰閑下手啦？”

李秀英故意地气他說：“你不好不干什么？”

“干了半天，人家还有意見呢！”

“好，你們保养机車，我没有意見。”

“机車不保养，那么你要不要吃飯？”

小刘說的是方才周强說的一句話，做个鬼臉，开心地瞅了周强一眼。李秀英觉察出小刘装做的鬼臉是什么意思，机智地眉梢一閃，轉轉眼珠子。她聽見周强那种得意的神情，不由的臉紅了，甩甩小辮子迈开穿球鞋的一双脚，再沒有和小刘說下去，扭头走开了。

周强从地上撿起了鉗子，插在工具皮套里，凝神地望着李秀英繞过了机車，那扁扁的身材穿过播种机和圓盘耙的行列，露出新鮮的綠毛衣，身子一晃，就消失在大門牆外边了。他知道她走远了，脑子里却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怎么也忘不掉，就和小刘談起話来。

“你和她熟悉么？”

小刘順口答应說：“小学同学嘛，小学毕了业，我上了农具手訓練班，她留在合作社了。”

“她不想上訓練班么？”

“你可不知道，因为支书不答应，她三天沒有吃飯，眼睛哭肿得象桃子。”

“支书为什么不答应她呢？”

小刘挤挤三角眼睛，信口說开了：“支书什么都好，就是有

些本位，宁可培养媳妇，也不培养姑娘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……”

“你怎么不明白，媳妇在村里，姑娘一到外边找对象，就要出飞了。”

“那么說，她还没有找对象呢？”

下过一场雨，地皮溼得象蒸糕，軟顛顛的，上面留着一趟女人穿的球鞋印，花花的紋溜，細細的綫条，象是地毯上鎖的花边，多显眼呀！

周强一动也不动，睜大了眼睛，出神地望着地上象花边一样的球鞋印子。他不知道受凉了呢？还是瞶倦呢？觉得精神挺不自在，打起呵欠来。总之，春天是乏人的。

小刘輕声說：“春天来了！”

院子里飄过来一陣凉絲絲的春风，吹着房檐下的枯艾蒿叶子，发出一种低低的呻吟。周强听見那呻吟，仿佛是刚苏醒过来的土蜂嗡嗡鳴叫，敲着他的脑門，唤起对于春天的一种清新的感觉，春天該多好呀！

小刘看見保养好的机車，推了周强一把，提醒他說：

“試車吧！”

周强跳上了机車，牽引一台四行棉花播种机，扭轉方向盤，发动馬达，突突一声响，象一条笨牛冲出拖拉机队的院子。

## 二

周强把机車开到地里来了。

地里是一色好黄河壤土，稀渣，透水，还有些潮呢。风一吹，地皮定了漿，就象漿子結成了疤。靠着地边子上，枯黃的馬蘭草披在車轍两旁，鮮嫩的草芽从土里鑽出来，驴粪粘着干草叶子，滾成了球。在大車道拐弯的地方，是一片杏樹林子，紧連着，就是那又寬又长的机耕地了。

在机車开到之前，人們已經沿着机耕地的作业道站滿了，高高低低，密密植植，挤塞得象一堵牆。农业技术員在地头測量好距离，插上了紅白二色指示旗，拿着米达尺，不停地跑来跑去。社員們已經搬运来整麻袋的棉籽和顆粒肥料，拿来了簸箕，等拖拉机一来，就装上播种机。在四个社員里面，就属李秀英着急，一会从杏樹林子里探头探脑，一会站在地头上东張西望，地头地脑，都踩滿了球鞋脚印，一听见机車的突突声，就高兴地跳起来。

“拖拉机来了！”

“再不来，就耽誤我們种棉花了。”

一个老头子坐在地上抽烟，刨刨烟袋鍋，站了起来，探詢地望了李秀英一眼。

“方才，你到拖拉机队，他們干什么呢？”

“保养机器呢。”

“机器也不是人，还用保养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說，人家都反对。”

有一群特意来看拖拉机的人們，包括檢查工作的区村干部、远道来參觀的学生、下地扶犁的农民，还有从海上赶来挑黃花魚的小販，大家湊到一块堆，被一种好奇心所吸引，七嘴八舌地談論起来。一个人說的一样。

“別看拖拉机休息一会，一种一大片。”

“种的深，能保墒。”

“你們村里沒有拖拉机队么？”

“要是有的，还跑到这里来看熱鬧？”

“看吧，快来了。”

周强駕駛机車来到郊外，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多新鮮呵！心里暢快，眼界也放寬了，那远远的灰山，那寬闊的机耕地，那艷白色的杏花，多么招人希罕呀！春天来了，人們也忙碌起来：端簸箕的、扛麻袋的、搖指示旗的、摆手的和看熱鬧的，都因为机車的到來显得忙乱起来。在乱哄哄的人群里，他第一眼就看見了李秀英，她还是穿着显眼的藍小袄和綠毛衣，仰着白淨的臉，閃着又黑又亮的眼睛，連那执拗的动作也象剛才的样子。所不同的，手里端了一張寬沿簸箕，装滿了棉籽，等着机車到来，仿佛非常着急的样子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才感觉到應該早一分鐘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来。

机車拐了弯，順着作业道抹过来，开到机耕地头去。周强停下机車，小刘从棉花播种机跳下来，向着社員招招手。

“往播种箱里裝棉籽吧！”

李秀英早已裝好了棉籽，挽上藍小袄袖子，端起簸箕，敏捷地走到棉花播种机前面，对看播种箱，一揚手，就倒了进去。另外的三个社員，两个剪发的妇女和一个爱抽烟的老头子，跟在李秀英的后边，端着棉籽和顆粒肥料，一前一后，照样地倒在播种箱里。

这工夫，看熱鬧的人們乱紛紛地湊到拖拉机的跟前，仰着兴奋的臉，齐簌簌地竖着脖子，一边向前拥挤，一边用那羡慕的眼光瞅着拖拉机。摸了又摸，瞅了又瞅，仿佛看見什么希罕的东西，不住地贊美說：“这就是拖拉机啊！”

李秀英裝好了棉籽，就跑到机車的前边来，脚踏着机車的鏈軌，臉朝着发动机，那黑黑的眼睛盯着綠色的車身，就象露水珠滴到草叶子上，溜溜的滾动，一汪水似的閃着光。在这乱紛紛的人群里，仿佛只有她对拖拉机最熟悉也只有她認得拖拉机队的人。

“小刘！小刘！”

小刘准备去檢查播种箱，碰見了李秀英，連脚也不停，就慌張地挤进了人堆。

“小刘，你教我开拖拉机。”

小刘一搖頭說：“我去檢查播种箱，顧不上。”

李秀英生气地說：“你真会裝相，摆老資格！”

“我算什么，我們的周駕駛員才是老資格呢。”小刘看見周

强站在旁边，灵机一动，順水推舟地說：“那么，就讓周駕駛員給你講講吧。”

李秀英知道小刘工作忙，分不开身，大大方方轉过了臉，热情地朝着周强那里。周强一点精神准备也沒有，冷丁地碰到李秀英那露水珠般滴溜溜的眼睛，覺得有点怵。虽然有点怵，却也不好意思拒絕。方才小刘說：她想参加农具手訓練班，一定喜爱拖拉机，也好，就給她講講吧。

李秀英往前凑了凑，伸出套綠毛衣的胳膊，指着机車前部銀白色圓形的机件，好奇地向周强說：

“这象汽水瓶子的是什麼？”

“那不是汽水瓶子，是过滤器。”

周强看見李秀英热情天真的样子，想笑一笑，但又强制地繃着臉，沒有笑出来。李秀英又伸出套綠毛衣的那只胳膊，指着中間綠色四方形的机件問：

“这象飯盒子的是什麼呢？”

“那也不是飯盒子，是油泵。”

“是添油的么？”

“我們保养机車，一定要添油。”

周强提到保养机車的时候，故意扫了李秀英一眼，想起方才她和队长吵嘴的原因，覺得有些不大自然。他为了让她懂得道理，就打比喻說：

“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人靠吃飯活着，拖拉机不添油能够发动

么？”

李秀英是一个机灵人，听见周强的劝导和一些轻微的责备口气，领会了自己的天真无知，从头上拉下了手巾，不敢看周强一眼，表示歉意地笑一笑。

“现在，我明白了。”

周强听见那轻轻的真诚的语音，就知道她真的明白了。热心地给她讲着驾驶拖拉机的道理，不再觉得不自然了。李秀英被一种好奇心吸引住了，她多想学开拖拉机呀！她瞪大了两只黑眼睛，兴奋地向前走去，直等到她那绿毛衣快碰到周强的油污棉袄，才停了下来。她仿佛不怕脏似的，伸出了手指头准备去摸机车的油泵。周强赶紧在旁边喊了一声：

“脏了手！”

李秀英满不在乎地笑一笑：“这怕什么，你们不是成天摆弄机器么！”

周强说：“我们是干这一行的，可是你们妇女……”

李秀英不服气地反驳说：“你不要瞧不起人，我们妇女里不是也有梁军么！”

“你知道梁军么？”

“她的妈家离我们的村子才五里地，她要在家，我早跟她学上拖拉机了。”

两个人谈的很对心事，消除了意见，渐渐地接近起来。两个人共同喜欢一种东西，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，而且在一块机耕的土



地上熟悉了，随着拖拉机播下了友誼的种子，在春天的温暖土壤下生根发芽。

春风从杏树林子里吹来，徐徐的，淡淡的，带着一股醒人的香气，吹到李秀英的脸上，泛起了一层紅暈。她有些得意的样子，又一次伸出套綠毛衣的胳膊，張开紅嫩的小手，爱撫地摸着机車的水箱和油泵。这一次，周强不再怕她弄脏了手，也沒有阻止她。当她那紅嫩的小手挨着机車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如同触到他的身上一样，热辣辣的引起一种反应，渾身的肌肉都顫起来，心里暗暗喜欢：“她多爱拖拉机呀！她多爱拖拉机呀！”就在那工夫，他也更爱拖拉机了。

有一会，周强完全沉醉在想象中，他第一次觉得做拖拉机駕駛員这样有价值，这样被人重視，簡直象在朝鮮战场上获得奖章一样。人們怎样向着拖拉机跟前拥挤着，紛紛地議論着，用手撥着風扇，甚至用烟袋鍋刨着机車的鏈軌，他絲毫也沒有感觉到。过了好些工夫，他才意識到許多人圍着他嚷着，一个老头子和农具手小伙子搶嘴說話。

“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头一回看見拖拉机。看是好看，可不知道走的快不快？”

“时速八点四公里，等于十七八里地。”

“一次播几根壟？”

“四根壟。”

“一天种多少地呢？”